



禮記質疑卷十七

國忠賢講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鄭注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嵩燾案鄭意不得

階主記者引申禮文之辭據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

某子以命命某見鄭注某子所因緣之姓名是凡相見必先

有人通其意以為之階因謂之階主案表記事君不下達不

達者不以其意自通不尙辭者不以言于進其所由以進者固

抑必得其人焉君臣朋友道一也階主即表記所云自

者原始之辭言既不得階主則名無由自通今乃以其名聞

於將命者所以自敘其求見之情也案鄭注重則云周孔疏

禮十七

一

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似於經文別生枝節亦與始見君子之辭相背戾矣陸氏佃云不得階主亦

辭也無可疑者鄭以不得指斥主人釋之誤邵氏困云階猶

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言恐不得將命者

道達為之階主是又以階主屬之將命者方為將命者通辭

而云不得又非事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鄭注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

聞嵩燾案鄭意承上敵者曰某固願見為文以經義求之聞名

字與上聞名緊相承尊者辭也其云朝夕猶朝夕侍教於君

子亦尊者辭也始見之辭曲折罕見非始見也而為曰已多

仍以其名自通曰聞名曰朝夕皆禮辭也案鄭注亟數也於

君子則曰某願朝



夕間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是以罕見專屬之敵者以亟見專屬之君子已非經旨又以朝夕加於間名之上禮辭安有是哉疏引或云始來禮際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間名字又通君子與敵者言之而以罕見爲重見不達經旨而意記禮者述見君子之辭又有罕爲之辭宜其扞格不能通矣

見亟見之分經旨至爲完密敵者之亟見朋友居游之常於辭宜略矣舊注皆失之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注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嵩燾案此與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同文蓋通言之無與尊者受授之義鄭云尊者短則跪短長度也不當訓直經云性之直亦安見據尊者言之朱子經義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授受禮之常坐立亦人之常禮謹於其常而直情徑行可爲

禮十七

二

禮乎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玉藻立容辨卑鄭注自貶卑謂磬折也是凡立其身皆俯玉藻亦云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是凡有所予授其身亦俯毛詩傳籛條不能俯者性之直者猶言生質不能爲俯卽所謂籛條是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釋文性亦訓生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也性生字通性之直猶言生之直立而授受其身宜俯直躬不能爲俯則跪以明謙曰有之者禮之所不禁也非是雖尊者有所授受亦不跪爲自貶已甚又重勞人之答己也

排闥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

鄭注說屢於戶內者一人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

長在則後來之人皆說屨戶外青燾案曲禮戶外有二屨爲一賓一主言之自餘說屨無明文鄉飲酒鄉射禮主人請徹

俎主人降賓降說屨升坐燕禮大射禮司正請徹俎賓出卿

大夫皆降說屨升坐凡禮食皆降說屨升坐而後無算爵行

惟君不降不與臣爲賓主也案儀禮不詳公說屨之文而云

及無算爵行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

賜是無算爵但以命賓及卿大夫而公不與其間惟一對公

又副之以散爵以待公賜公不說屨與爲賓主可知鄉射疏

引此經爲賓長一人說屨堂上之證不知此經說屨戶內正

是不與人爲賓主孔疏此經所謂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燕以

說屨盡歡賓及卿大夫皆然並無尊卑之分鄭以說屨戶內

爲尊謂尊長在後來之人說屨戶外則是爲尊長者侈然說

屨戶內疑非禮所安假而後來之人尊長有加焉又將何以

處之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此經亦云侍坐於

君子君子欠伸旋屨侍坐於君子卑幼之辭也撰屨旋屨近

在席端說屨戶內可知經云一人謂燕居不與人爲禮賓至

出迎仍說屨戶外下言尊長於己逾等燕見不將命不將命

則不出迎故於卑幼一循燕居之常席旁之屨可撰可旋其

云排闥說屨戶內一人而已獨居無與爲禮自便焉可也曲

禮入戶奉扃排闥則不待奉扃脫屨戶內則亦不待辭讓一

人而已謂無賓主之相接也案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

脫屨堂下而曲禮於入戶後云無踐屨無踏席振衣趨隅必

慎唯諾蓋亦侍坐尊長之禮也以踐屨爲戒則尊長之屨固

在席旁皆尊長不將命不出迎之證經文錯尊長父兄之稱

舉以見義注家各以其說亂之而經旨晦矣尊長父兄之稱

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說屨戶內
惟取自便以示尊也有尊長在則否卽不在父兄之側猶子
弟也無敢自便者鄭注於此失其義孔疏援之以釋鄉射之

文而經旨愈紛矣

詳見曲禮

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注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孔疏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
善嵩燾案道藝與品味對文就所嗜所習之淺者言之鄭注
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云賢者有
德行能者有道藝注大司樂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云道多
才藝者德能躬行者竝以道繫之藝所云道藝猶術藝也說
文道所行道也味以品言藝以道言蓋謂所嗜之味所習之

禮十七

藝不一端鄭訓道爲三德三行師氏三德曰至德曰敏德曰
孝德三行曰孝行曰友行曰順行先王立教不越乎此而問
人以習於至德乎習於孝行乎此必不然矣意惟術藝之長
可以問人所以所習而課人以所能習謂始有事於道藝者善
則習之已成者鄭析道藝爲二與周禮注異疏因以習於某
善於某分難易言之似屬意爲之說案王氏經義述聞韋昭
吳語注道術也杜注左
傳定五年道猶法術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
平御覽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嫻於道藝之謂習工於道藝
之謂善皆指一事言孔疏強
生分別非也其說確不可易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注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
使已亦有訾思也嵩燾案此皆言持身涉世之義不疑兼人

已言之事有疑而率意爲之在己已不能自喻是重人之疑也在躬者當使昭然可以其信故曰不疑輔氏廣曰械猶機械此不逆詐之意於義允矣而於文未愜說文械器之總名經言民械則是日用常具之器也不度謂不經營校量願當爲顛望之意言有所期望也重器若古彝器爲人寶重陳氏集說訾鄙毀之思與鄙毀皆於義無取商子訾粟爲稅訾猶量也揣量其器之眞贗與其貴賤亦疑於自眩下三語皆不願外之意

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鄭注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勝則洗爵

禮十七

五

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嵩燾案鄉射大射賓主人皆受監於司射司正故有請賓請主人之辭其比耦拾矢釋算告算立馬命弦命酌皆司射主之經云侍射侍投自當在有司弟子之列而亦可以備耦凡射比耦有司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搯三挾一个卒射設楅司射乃比眾耦拾取矢上射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下射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乘矢皆左還北面搯三挾一个是始射授矢卒射拾取矢拾取矢射者之事非侍射者之事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大夫於士亦尊長也其執矢有卻手覆手之分而拾取矢竝同其拾取矢亦如受矢之搯三挾一个以爲節疏云一時竝取四矢爲始受矢

乎爲射畢拾取矢乎儀禮之文具在無有此也

案注不敢與

後之事疏云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舉射
侍射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竝取四矢似謂始受矢時儀禮
既無明文亦與投壺禮主人奉矢其文視射禮稍殺無有司
注意不相應

監射故主人奉矢侍尊長投壺則亦奉矢疑約矢卽射禮之

授矢擁矢卽投壺禮之奉矢射矢長手束之故曰約投壺矢

短抱持之故曰擁所以著其執矢之容也竝在始事授矢時

注以爲視算之節似於約矢擁矢無所取義疏云投壺賓主

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卑者侍投不敢釋置於地手

竝抱持之投壺禮亦無其文

案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
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受

算射中則釋一算注云不釋於地卒射
視算之事疏云抱持之亦未詳其所指勝則洗而以請客亦

如之因尊長而推及於客正儀禮所謂賓及公卿大夫不勝

禮十七

六

則不降不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授於席前卒解授

執爵者反就席鄉射投壺執爵者弟子大射執爵者僕人師

侍射侍投則自執爵不角不擢馬在客亦如之下蓋惟卑幼

之侍射侍投爲然射禮投壺禮命酌立馬大夫與士爲耦皆

然無尊卑之異故知此爲侍尊者燕射其禮又從簡也

不窺密不旁狎

鄭注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也

嵩燾案爾雅釋詁狎習也曲禮賢者狎而敬之鄭注狎近也

習也相習久則狎故鄭於此訓旁爲妄朱子經義旁泛及也

與人爲狎且不可何庸泛及哉下文不道舊故嫌有所援引

不戲色嫌有所輕褻卽是不相狎之意又與此複疑此不旁

狎與不窺密爲一類旁讀如莊子旁日月之旁謂依近也密者人所隱祕窺之則嫌於發人之陰私狎者人相爲親昵以身近之則嫌於間人之情好二者於人皆有所不適故戒之毋循枉

鄭注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循行以自申也嵩燾案鄭意以枉屬之身陳氏集說因以貳過爲戒疑枉與過有辨說文枉褻曲也枉直之分君子所必不容苟豈復能循而行之經云毋循枉謂前事之不軌於正不當據爲成法而循用之如檀弓所記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郊特牲所記由齊桓公始也由趙文子始也由三桓始也皆是循枉意

禮十七

七

工依於法游於說

鄭注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舛侈之所由興有說嵩燾案考工記有說字僅一見此而百工之職皆爲之說如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不至凡斬轂之道必知其陰陽凡材大與小無並凡採斲欲其孫而無弧深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相筈欲其生而搏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凡甸兵欲無殫刺兵欲無蝟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凡相角春綱者厚秋綱者薄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敵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其言凡者皆說也士依於道游於藝養其源而後

可以暢其流由內以及外也工依於法游於說循其迹而後
可以通其義由粗以致精也成上成下各有所先而藝者道
之支流可以旁通說者法之程度不能泛及故學者多通而
工惟守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

鄭注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細小事小於社稷之
事嵩燾案說文御使馬也引申之爲御使人因而凡有聽役
於人亦謂之御廣韻御侍也進也曲禮御食於君射義御於
君所蓋卽服事左右之意凡問寢視膳皆是左傳僖二年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從社稷之事謂
奉粢盛以助祭祀曲禮問國君之年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則主祭也能從社稷之事朝夕視膳自其餘事內則佐長者
視具幼者之能御謂能視具而已鄭注御謂御事佗渾言之
疏遂以尋常小事爲說恐非經旨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

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
乃手拜耳爲喪主則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
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疏婦
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悉然嵩燾案士昏禮若
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婦拜扱地鄭注扱地 至地也

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婦人與宗廟奠獻之禮皆拜扱地饋食禮尸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其後醑尸及尸醋主

人主人拜尸皆答拜凡拜皆以首加諸手故亦謂之拜手說

文頓下首也醋下首也稽首與頓首同訓列子天瑞篇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頓蓋急速之意頓與稽相對為文而皆謂之拜手云下首所以異於空首也孔疏手拜猶周禮空首

手拜與拜手不同手拜但以手扱地也九拜之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饋食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疑此

頭至手誤饋食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疑此

拜當亦以手扱地卽所謂手拜也婦人之拜三曰肅拜曰手

拜曰稽顙吉事雖君賜肅拜惟宗廟之事有手拜而爲尸答

拜則亦肅拜而已旣夕禮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士虞記賓

出主人拜送稽顙主婦亦拜賓鄭注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

闈門之內所謂拜賓卽稽顙也鄭引或說甚誤婦人與丈夫

禮十七

爲禮吉拜則肅拜凶拜則稽顙鄭注用禮吉拜凶拜吉事雖

君賜亦無手拜之文其言爲尸坐明宗廟有手拜而爲尸酬

醋亦祇肅拜也案喪禮惟主人主婦拜賓其專爲已弔則拜而婦人無明文鄭注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

手拜義或然也注云雖或爲唯數語似屬多出

取俎進俎不坐

鄭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嵩燾案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

注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爲弟子御食之節據少牢饋

食禮主婦執韭菹醯醢坐奠於筵前贊者執葵菹羸醢以授

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於東佐食執羊俎豕俎司士執魚

腊膚俎序升自西階入設俎主婦執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

俎之南贊者執敦稷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南又興

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於黍南此未迎尸以前直祭於主之事也主人羞胙俎升自阼階上佐食取羊鉶坐設於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以從上佐食受坐設於羊鉶之南此尸入正祭之事也凡豆籩敦鉶之屬皆坐設惟俎先陳之阼階西佐食執以入設於豆東其後主人羞胙俎賓長執俎佐食設俎皆不坐以俎質長大坐設爲不便也注引弟子職於禮未合

三乘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

禮十七

十

命之數嵩燾案曲禮兵車不式佐車戎車之副故不式其餘皆式然考周禮道右有從車道僕有貳車田僕有佐車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鄭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車僕所掌之五萃皆戎車也大馭齊右不言貳車似貳車遠行用之朝祭之車無貳也月令命僕及七驪咸駕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戎馬御六驪屬焉使訓羣驪知禮七驪咸駕當爲貳車而左傳六驪屬之戎馬周禮之萃車亦惟戎路爲詳經云貳車者當兼上貳車佐車言之周禮不詳貳車佐車之數大率周禮多以公侯伯子男命數爲言戴記多以諸侯大夫命數爲言王制天子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大夫視子男命數各有等差而舉其中則上下可知鄭注以

爲殷制恐誤

笏書脩苞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櫜箠籥其執之皆尚左手

鄭注穎警枕也箠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孔疏以戈有刃者櫜爲句意謂注釋穎爲警枕而總名之十六物故知櫜屬之戈也嵩燾案此經下云刀卻刃授穎鄭注穎環也穎前後異訓據曲禮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鍤鄭注銳底曰鑄平底曰鍤說文穎禾末也禾末銳故凡銳底謂之穎以金爲之曰鑄疑穎杖一事謂杖末銳者上言枕几不應更出警枕警枕之名穎亦別無證據穎爲杖末刀末之有鑄者亦名穎無庸異

禮十七

訓鄭釋此爲十六事疏因以櫜屬之戈有刃者疑櫜連下箠籥爲一事說文箠籥也籥書僮竹箠也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箠箠卽籥策之策箠以紀文籥以載事而皆有櫜緘之上十二事舉其名下二事兼著其用也案凡執器以右手爲小脩短不同而皆有首尾尚左手就授者言之授者左則受者右此明以器授人之義尚左所以便受者也似不得有上陽下陰之義數噍毋爲口容

鄭注口容弄口嵩燾案燕侍食於君子謂因燕而侍食燕者禮食侍食則猶御食長者之節也數噍毋爲口容申明上小飯而亟之意小飯故數噍亟故不能爲口容玉藻口容止荀子榮辱篇咄咄而噍集韻咄咄自安貌是雖噍亦不得爲朵

頤所以爲口容也數噍則翕張不能爲容故曰孟案趙岐孟子注於尊
者前賜食大飯長歡不敬之大然又不得舒徐以後注反以
尊者故有小飯而亟數噍者卽小飯而亟之容也

弄口爲口容恐誤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鄭注客爵謂主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孔疏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受奠禪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禪於賓賓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禪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此既不被優故爵皆居右示爲飲之鄉飲酒於此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故記者明之嵩燾案鄉飲鄉射記竝云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鄭注於左者不飲不欲其妨於右便也凡主人獻賓酬賓皆奠爵於薦

禮十七

三

西而獻爵皆卒爵惟酬爵賓取而坐奠於薦東不卒爵故此客爵爲酬爵惟賓有酬爵介及眾賓無酬爵一人舉禪而行旅酬均惠眾賓禮之末也似不宜據旅酬之文以釋飲爵居右之義自介爵以下皆居右明皆飲爵也鄭注鄉飲酒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酬酒所以優賓賓奠之薦東明不飲也其餘飲者均奠之薦西居左居右無示優意而云不被優故竝居右然則獻爵居右爲非所以優賓耶案人獻賓酬賓皆奠之薦西其酬爵賓取而奠之薦東以示不飲非主人意也謂介爵以下奠之薦西者爲不被優似失經旨鄉飲酒禮主人釋服乃息司正司正僎也鄉飲鄉射記竝云獻用爵其他用禪鄭注爵尊不喪用之然則獻爵固尊於酬爵酬賓酢主人皆禪其息司正無獻爵則亦禪也爵禪之

分居左居右之別儀禮之文具詳此經兼及僕爵則儀禮所未備記禮者爲補明之疏乃謂鄉飲酒於此介爵酢爵僕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於經義亦太疏矣

鄭注古文禮僕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嵩素案鄉飲酒義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儀禮不詳僕席說文僕具也亦不及禮之有僕介足證輔主人之僕周秦間儒者剏爲之名鄉飲鄉射竝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記禮者之云僕卽儀禮所謂一相也儀禮詳賓席介席眾賓席賓有尊者之席而賓與介酢主人不及相者鄭意禮飲僕介竝重儀禮獨不及僕遂以賓有尊者當之其注鄉射禮云今文遵爲僕以遵僕字

禮十七

三

爲古今文之異儀禮明言賓若有尊者遵尊同字謂賓之尊者也鄉射記申其義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賓有尊者賓黨也鄉飲禮曰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鄭注不干主人正禮也其設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其禮又加於賓不得爲輔主人之僕明矣儀禮於賓有獻有酢有酬於介有獻有酢而相者無與於獻酢之事一人舉觶而工入合樂乃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與二人揚觶而無算爵與是正禮主人主之舉觶後之餘禮相者監之立爲司正重其任也乃所以輔主人也其云一相則主人之贊者有一人舉觶有二人舉觶而以一相迎賓謂之僕儀禮不詳其席與位以作相爲司正於禮加繁無常位其初

從賓入與主人陪位視介之於賓其位東北可知大射禮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樂作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燕射之有擯猶鄉飲之有僕也擯者爲司正知鄉飲之作相爲司正卽屬之僕鄉飲酒義謂之僕儀禮謂之相其義一也遵僕二者絕不相蒙未宜牽混

儒傳經元有古文今文之分鄭君博採異聞而不著某氏說惟以古今文別之傳古文者字義時有出入蓋其承誤久矣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注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嵩燾案贊幣詔辭皆釋聘禮之文因左右字連類及之聘禮公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聘享之禮所以贊受幣者公受幣而側授之宰宰在公左士受皮自後而西

禮十七

十四

居客左鄭注從東方來士亦在公左聘禮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楹此所以贊授賓幣者賓當東楹受幣是亦在公左凡幣出入皆自東聘禮於介私覲發其例云宰自公左受幣明凡受幣皆然也聘禮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鄭注進阼階西釋辭於賓此詔始聘之辭阼階西則在公右也聘禮公升授几於席端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鄭注進相幣贊以辭此詔聘享設几用幣之辭亦在公右禮云左右多據東西爲言自左東也自右西也贊幣者宰也士也詔辭者擯也宰主幣常在公左擯主辭近賓常在公右鄭注似未分

明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孔疏將欲祭軼酌酒與尸之僕今爲軼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嵩燾案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犯軼馭下祝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軌乃飲疑犯軼酌僕二事馭下祝卽是祭軼及祭酌僕謂祭之餘分酌之羣僕祭統輝胞翟闡皆以其餘畀之大馭羣僕之長因酌以均惠焉酌尸之僕如君之僕酌之者大馭也當主在廟言之尸始就車入廟太馭無因往酌其僕祭軼在車始行時旣祭遂驅經云乃飲不云乃驅知非軼祭明矣大射禮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及中車獲者是旅酬得以徧及在廟馭僕之屬亦同受酬

禮十七

五

其在車則不從入廟而致之於車者軛軌之祭推君惠以逮及車之所以行與犯軼異義疏通軼祭言之則經意多不能明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鄭注尊者設尊者也酌者向尊其左則上尊也孔疏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嵩燾案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似設尊者皆面尊經專以酌者明其義酌者北面則元酒在酌者之左而所酌之酒在右上尊者元酒也元酒

設而不飲故左之酌酒爲次尊在右以便酌也經明言酌者之左疏據燕禮以設尊者酌者異鄉爲訓經義反不能明朱子經義云燕禮設尊者西面而左元酒南上公卽位於階階上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惟儀禮賈疏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朱子此說足證孔疏之誤據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在尊南燕禮筵賓於戶西東上公席於階階上西鄉賓尊爲一行公尊爲一行皆南北陳東鄉玉藻所謂惟君面尊是也而宰夫爲主人獻賓獻公及賓酢主人及主人酬賓皆酌膳鄭注君物曰膳酌膳者卽瓦大之在尊南者也凡尊面君酌者亦東鄉面君賓尊元酒在君尊之北亦酌者之左也其後賡爵於公舉旅升自西階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階階下環尊一周而交於楹北則此酌散者賓尊也酌者又還而西鄉元酒上尊仍在左義繫於酌者所酌之尊在右惟其便也經通禮尊言之朱子乃別燕禮於鄉飲鄉射之外而於燕禮設尊之文竟遺公尊瓦大在尊南一語亦未爲融貫也

禮十七

飲酒者醕者醕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啗羞

鄭注已沐飲曰醕酌始冠曰醕孔疏飲酒者下文醕者醕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有折俎爲尊醕醕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嵩壽案鄉飲鄉射大射及燕禮竝云薦脯醢賓升筵乃設

扱俎賓坐左執匱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於俎
士冠禮若不醴則醢三醢有乾肉折俎臠之經云飲酒者醢
者醢者凡三事飲酒禮飲也鄉飲鄉射之屬是也醢當爲噉
說文噉小食也言非禮飲而私相酌也酌而無酬酢曰醢冠
昏皆有醢鄭注已沐飲曰醢酌始冠曰醢似未盡據儀禮之
文凡設折俎皆興取肺坐絕祭臠之又興加於俎此經不坐
與未步爵不嘗羞連文蓋所謂不坐者卽不嘗羞也鄉飲酒
鄉射禮主人請徹俎賓取俎還授司正主人取俎還授弟子
介取俎還授弟子脫屣升坐乃羞大射燕禮司馬正請徹俎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坐而羞庶羞必在徹俎
之後始設折俎坐祭肺臠之而已不羞故亦不坐蓋禮有立

禮十七

七

飲無立食不坐明不敢食也禮食及尋常小食有折俎者皆
然疏似未達經旨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注亦爲尺柄之類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絕祭
左手臠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尸尊也少牢饋食禮尸左執爵
右兼取肝肺擣於俎鹽振祭臠之加於菹豆蒿蕡案此與上
取俎進俎不坐同義儀禮凡薦脯醢設折俎賓坐執爵祭脯
醢興取肺坐祭臠之興加於俎脯醢在席前可以坐取俎高
距席差遠取肺及反於俎皆不坐特牲禮佐食取肺授尸尸
祭之少牢禮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
以授尸尸祭於豆間尸祭則取肺反俎皆佐食爲之尸不取

不以反於俎也特牲禮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瘞之反之
羞燔者受加於所兄弟長授之羞燔者反之尸亦不取不以
反於俎準此推之禮食取肺與燔皆與惟尸坐孔疏鄉射禮
云興少牢禮不云興故知尸則坐引申鄭義尙欠明曉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注以燭繼晝禮般嵩燾案燕禮大射禮宵則庶子執燭於
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燭
於門外執燭有司之事不得有辭讓燭出而賓遂取薦脯以
降辭讓之事畢故鄭據禮般爲言然燕禮大射禮燭出賓降
而奏陔大射禮亦云公入驚賓降而樂未闋不得云不歌此
因飲酒執燭而通言執燭之常儀賓主進退宜有辭讓惟執

禮十七

七

燭者手有所持目有所注辭讓非所便也不歌別是一事嘯
歌居處之常方執燭時專壹於所事引聲而歌或至兩失其
節言凡爲賓執燭及居室時皆不得別致其敬而旁引其情
也案此亦申足上文爲獻主執燭抱燭客辭然後以授人之
意執燭以明敬而終以授人蓋執燭則不復能爲禮賓主
之節當各有所適也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

鄭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儼度於法式也諛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嵩燾案說文無諛字廣韻二十九筱四十五厚兩收之其蘇后切云諛怵誘辭其先烏切云誘爲善也又小也漢書怵於邪說如滔曰見誘怵也今俗猶云相諛怵似廣韻訓諛爲怵誘本義如此其云又小也專據鄭氏此注爲言而尋求訓小之義不可得諛怵猶若傳聞相煽誘說文手部搜眾意也一曰求也疑諛與搜同訓玉篇搜數也聚也求也

禮十八

一

勁疾也廣韻搜索也求也聚也蓋言聲聞足以求而致之慮知慮憲法度謂盡之己者善良謂資之人者二者足以立政政立而聞望歸矣此主於興事立功者能成一己之名而不能啟發眾人之善賢者就而下之賢之在遠者曲而體之此主於尊賢勸善者能啟發人之善而不能成就人之德程子云變化人才易作新人才難動眾者變化之意化民者作新之意注謂動眾師役之事非也以諛聞爲小聞後世相沿凡小說謂之諛說疑發慮憲求善良治國之要務未宜小視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

升者嵩燾案周禮州閭族黨皆有讀法之文而州長以禮會射於序黨正屬飲於序儀禮鄉飲酒於庠似鄉黨之學庠序互稱而遂人專言治野之事縣正鄙師鄧長里宰之屬主頒田治穡及作民役而已遂大夫三歲大比屬其地治者無一言及於學然則郊地屬之六鄉專詳讀法野地屬之六遂專詳治田而小司徒會卒伍又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任地事又有井邑邱甸縣都之名皆以六爲節載師任地又有廛園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名郊甸縣都參差互出疑皆爲設官分職而異其名教宜鄉故以鄉州統之治田宜野故以遂縣統之遂縣之就學者皆竝聚於鄉文王世子所謂郊人卽鄉學也遂之有序於禮無徵陳氏集說謂術當爲州義亦近之

禮十八

二

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十里爲術十術爲州以周禮之法準之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管子云術蓋千家與州相掎管子云州蓋萬家與鄉相掎東周以後國自爲制記禮者隨所見以爲名耳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而州長大考州里贊鄉大夫廢興文王世子凡語於郊取賢斂才而進其等進其等者升之國學也皆統其事於鄉無由黨庠升之州序之文遂人掌邦之野鄭注引鄭司農云遂在王畿百里外王制令鄉簡不率教者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遠屏之疏援鄭義謂黨學升之遂未免意爲之說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注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

道也嵩燾案注意多未分明知類以知言強立以守言二者
交相濟知貴兼通故可以類求之而因此以悟彼守貴專一
故無所屈撓於人積之久則亦日益而不見其止不反者進
之基也知通而行介可與入德矣曰大成者鄉學之既成可
進而升之大學也尙書大傳七年入學十有五年而入大學
小學之教成於九年鄭注以三年當周禮三歲大比之期則
以下五年七年九年皆無著矣

蛾子時術之

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
復成大垤孔疏時時術學銜土之事嵩燾案毛詩傳垤蟻冢
也據孟子泰山之於邱垤蟻封不得與泰山爲類廣韻垤土

禮十八

三

之高也蚍蜉起土成封土脈墳起故亦謂之垤初無大垤小
垤之分亦未見有蟻子術學銜土事說文術邑中道也道所
行道也此云術者蟻所行之道也道導字通蟻行常有一蟻
爲之前引後者相踵循一徑而行無散亂旁出者時術之謂
時開通一徑以導之如上所云中年考校是也鄭注疑未曙
然

又案學記一篇責成教者之意居多周世旣衰學校之制寔
廢而師儒任其責其後莊列申韓之徒各以所業相傳授而
雜學以興記禮者推明立學之本原以知教學之相爲取益
必使學出於一而專其責於師儒蓋自三代盛時莫不皆然
周禮太宰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師者司徒之屬典樂

之官各以職事教導國子下及閭黨鄉州之長皆司教化之責賢者能其事也曰儒以道得民有道有行而名爲儒各主教化於其鄉道者備其學也孔疏引書傳大夫退老教於其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白虎通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大夫致仕及里中之老皆任教者也蛾子時術之任教者之責所以明學之有本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悱然後啟發也孔疏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若大禮仲春入學舍茶合舞仲秋頒學合聲天子則視學焉季

禮十八

四

春大合樂天子亦率三公九卿視學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嵩燾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大祭祀徧縣以聲展之而大胥掌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月令言視學者二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而孟春言入學習舞鄭注爲將釋菜孟夏言習合禮樂鄭注爲將飲酎季秋言入學習吹鄭注爲將饗帝是凡祭必有事於樂而先視學文王世子釋奠養老遂發詠焉既歌而語以成之鄭注引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是釋奠養老大合樂爲視學正文養老乞言而後有語其祭祀習樂視學無語國子之習舞習吹者於此一合樂焉皆掌其教於成均而月令於仲夏命

樂師修鞀鼗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篳篥箛鐘
磬祝啟陽氣已極而樂備故禘祭之用樂爲尤盛郊特牲饗
大禘有樂食嘗無樂言卜禘者舉其盛也三代立教必主於樂
所以暢宣學者之志意而養之以和平游其志者優游漸漬
使之自化也以時觀焉而非養老乞言故不合語文王世子
所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勿數
語之而使自會而後其存於心者其旨彌永未卜禘不視學
者卜禘而合樂而後比國子而習之以觀其儀容進退之節
使服馴於大司樂之教二節實屬一事通觀禮經之文而求
其義孔疏之陋有不足辨矣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禮十八

五

鄭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疏學爲官則先事學爲士則
先志嵩叢案周禮大司徒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之屬皆官也
官任教者也而祭菜鼓篋卜禘視學詳於事而略於教事者
所以立教之程也其於學者先示之以敬孫與和不課其功
而急責其志即使知入學爲服官之基亦惟以小雅之三君
臣上下相與爲和者獎進之能敬而和則志定矣凡司教之
職者謂之官凡服學之事者謂之士鄭注分晰甚明孔疏以
學爲官學爲士分言之亦不善申鄭意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鄭注有居有常居也孔疏大學之教也時謂教學之道當以
時習之退息必有居者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必有常居之

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嵩燾案疏申鄭義以大學之教也時句欵必有正業句退息必有居學句朱子經義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學如下文操縵博依興業息游之類其說確不可易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所謂時教也弦誦也書禮也皆業之正者也退息者退而服習所聞如子夏習詩子游習禮商瞿習易教者多方誘進之學者各因其性所近專致其功所謂居學也下文操縵博依雜服言所居之學若樂若詩若禮繁文縟旨層累漸漬以求之教者錯舉以引其端學者專精以竟其緒非可泛雜交通以期其成者也朱子之言

禮十八

六

蓋猶未盡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鄭注操縵雜弄搏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

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欵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游謂閒暇無事之游嵩燾

案周禮磬師掌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祭祀奏縵樂鐘師掌鞀鼓縵樂鄭注縵雜聲之和樂者也凡樂有金奏有工歌有笙

樂有管象始之以金聲終之以玉振而周禮縵樂兼鐘磬鞀鼓鄭注謂之雜聲是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亦必廣習眾聲

辨知其清濁高下抑揚之節而後始終條理以明疏申鄭意

云將學琴瑟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於義偏矣博依者依於風賦比興則鳥獸草木之名與觀羣怨之旨非博通之無以暢其義雜服者習於升降上下周旋揖讓則典章度數之繁因革損益之宜非雜求之無以盡其微依猶聲依永之衣服猶乃言惟服之服興其藝卽承上樂詩禮三者弦誦干戈羽籥振發而興起之使之涵濡其德性而暢宣其志意乃所以爲立教之旨也樂也詩也禮也教之大成也而各有所習之業優游焉以俟其通通則居之安矣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卽所居之學也藏者窮其義修者習其文息者安其趣游者暢其流從容漸漬觸類逢源則凡所居之學皆足以資其涵泳自求而自趣之皆退息之事也鄭意未能融貫朱子以操縵博依興藝息游平列言之故亦未盡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

鄭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訾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佔讀爲管說文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管又曰籥書僮竹管也廣雅管箴也亦謂之簡故以佔畢連文其說是也博雅管籥也集韻管音帖簡也李善注文賦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游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也是管觚一物佔畢正謂簡牘如鄭注佔視也謂呻其所視之簡於辭爲不文爾雅釋言訊言也玉篇訊辭也訊蓋整理其言之意呻其佔畢記誦之學多

其訊言辭章之學朱子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者也佔畢者循章守句行之必不篤矣訊言者道聽塗說入之必不深矣若以問難爲言則亦學中要義未可輕視

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鄭注言及於數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不由其誠謂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嵩燾案注意迂曲吳氏澄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於經義最爲明曉不顧其安不由其誠不盡其材是三項事人之才質各有所安不顧其安所謂躐等也數進則督之益急其性情所習各有其誠不由其誠謂不察其質性所近意嚮所趨而雜亂以施之其志業所成各有以自盡其材不盡其材謂聽其作輟不能誘進之使底於成不顧其安就過一層說不由其誠就中等說不盡其材就不及一層說教學之相資盡於此三者鄭注疑未分明

當其可之謂時

鄭注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嵩燾案內則十年學書記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學禮皆所謂時也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卽是當其可意因其憤而啟之則易通因其悱而發之則易悟故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經義澈上澈下餘味曲包朱子云適當可告之時不必以年爲斷玩下時過然後學義則及時成學此意亦不可少鄭注專

以二十成人時當之則誤矣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鄭注燕猶褻也燕朋褻其朋友燕辟褻師之譬喻嵩燾案程子云朋友講習尤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此節承上爲文而析四爲六就相觀而善義反推之蓋有是三者其一獨學無友其二燕朋其三燕辟皆屬朋友言之朋者比黨之意謂與同學者辟者便辟之意謂並不與同學者燕謂燕處相親狎也比黨爲非則必逆其師矣便辟相習則必廢其學矣逆其師必流於自暴廢其學必終於自棄皆較孤陋之害爲尤甚強而弗抑

鄭注抑猶推也孔疏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隨才而與之不

禮十八

九

甚推抑其義而教之嵩燾案強當讀如勉強而行之強孟子曰彊爲善曰彊恕亦卽是自強之意人之才質或過或不及裁其太過輔其不及皆須勉強掖持之然須是有揚詡鼓舞之機使之自厲以進於強說文抑按也抑之使不得揚則氣鬱而志亦餒矣策勉其進而不至遏抑其機則將有動於不自知而勤於其所不能已者故曰強而弗抑則易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鄭注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疏引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尙父在主位此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弟則師東面弟子西位嵩燾案鄭引大戴記武

王踐阼之文以明無北面之義北面臣道也爲師則弗臣實道也以賓禮處之師當東面士喪禮君至入門右升自阼階及斂君降西鄉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適臣則君爲主臣不敢當主人之位武王東面而受丹書謂若親就尚父而問之武王反爲賓而尚父爲主則直忘君臣之分而用賓主之禮所以爲敬之至也皇氏疏據爲王庭之位失之遠矣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鄭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嵩燾案八音皆一鳴卽止惟金之爲音餘韻悠長久而不盡

禮十八

待其從容言小鳴大鳴皆有餘韻使人徐而待之既久而後盡其聲其言之旨味之而彌長猶若鐘之聲引之而不竭也注以重撞釋之恐失經旨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鄭注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嵩燾案記卽上呻其估畢問卽上多其訊言簡策具在但能記之而已無師可也有告語之繁而無啟發之益貿然而問之則亦道聽塗說而已有師而猶之無師也故曰不足以爲人師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鄭注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拘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於蒲無盟約大時不齊謂或時以

生或時以死嵩燾案二代立學不外詩書六藝及其成也皆

有以通夫性命之原道德之旨而不可以藝名者官者滯於

形迹案官卽上文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洽耳目口鼻

心思之用惟學爲能治之而及其學之成視聽貌言自

然合乎天則而固不倚一官之用以名德也器者麗於名物約者證於語言齊者

存於比擬皆受其成型而限之以方隅者也道之本無一成

之式積久以會其通而詩書六藝皆與道相成如木有本而

枝葉之生自然有以暢其機而效其用上節有志於學蓋少

成習慣之意據學之始言之此節有志於本蓋融會貫通之

機據學之成言之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禮十八

十一

此承上有志於本而申言之學至於洞澈本原則泛應曲當

不言而萬物自順君子之成德斯爲至矣然當其始親師講

藝不能遽責以窮本達化之學而要一以仁義道德爲本本

立乎其先而所講者詩書六藝皆以培護其本而已此補全

篇未詳之旨義深辭遠在學者體玩而自得之

禮記質疑卷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琮著

樂記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鄭注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
春秋傳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孔疏聲既
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今之歌曲也嵩燾案聲
相應故生變者五音所由起也應謂宮商相應損益以爲清
濁而變生焉變窮於五而宮商角徵羽之名以立變成方謂
之音八音所由仿也方者五音之變假物以諧其聲輕重高
下皆有常節如國語所謂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而十二律呂各統五聲以依於物而成音所謂
變成方也方極於八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制以備比和
八音以律調之詩以協律歌以依聲而節奏于是乎成則下
文所謂比音而樂之也舊注都未分明

禮十九

一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
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注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嵩燾案極猶
以爲民極之極生人之大用性與情而已二者同物情者性
之發也愛敬之理根于性而發之爲情旣發於情則性亦隨
以流而不反先王節情以理性禮樂刑政因人之燥溼剛柔
損益節宣以爲之制其道一也皆以整齊民心宣布治理而

立爲準極道民以從之者也自十三舞勺以後盡人使習于
禮樂以繕其性而引其情於正故曰慎所以感之亦防其情
之流焉而已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鄭注濮水之土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
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
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嵩燾案義
疏引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是桑間桀樂濮上
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最爲得其實鄭合桑間於濮
上而說詩者又據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間竝謂此音流傳於
晉衛如鄭注濮上桑間爲此音所自出於周皆爲衛地而云
師延沈於濮水師涓因之爲濮上之音是謂亡國之音竝出
於衛而衛於春秋爲最後亡又何說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

禮十九

二

鄭注倫猶類也理分也孔疏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嵩燾
案鄭意似謂樂中之條理疏又通之陰陽萬物方氏慤云倫
人倫物理樂得其倫則君臣上下之倫亦得其序故曰通
虞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亦是此義此倫字卽下
論倫無患之倫合和君民之義節理事物之宜皆於樂乎通
之若謂樂中自然之節奏但可云循而習之而不可云通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孔疏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而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

識其音而後可以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而後可以知政嵩燾案虞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五聲謂之聲八音謂之音審聲以知音音審夫宮商角徵羽之清濁高下而後八音之律可協虛言之爲聲麗之於物爲音上文禽獸知聲如引聲以呼之而知喜厲聲以叱之而知怒是亦五聲清濁高下之分也眾庶知音鑿者爲鐘磬者爲石哀者爲絲濫者爲竹謹者爲鼓入耳而知八音之辨也聲與音相須而樂成樂與德相資而一代之政亦無能越於此案而知之初無先後相生之序舊注於聲音二字皆渾言之故於經旨多未能昭晰

禮十九

三

鄭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嵩燾案仲尼燕居不能樂於禮素是樂所以行禮而致其文入門而縣升登堂而樂闕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樂者所以爲禮之節也故禮樂交相爲用知樂則禮之習也素矣幾於禮者明禮樂之功相濟也經義廣大當熟玩深思而微會之鄭注似稍泥

壹倡而三歎

鄭注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疏初發聲壹倡惟有三人歎之言歎者少也嵩燾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並云工四人獻工一人拜受爵鄭注一人工之長也大射禮小臣納工工六人鄭注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周禮

大師大射率誓而歌射節是凡登歌以四人爲節工之長一人發聲三人引而和之歌與瑟相調而不雜以眾樂惟其清也遺音兼瑟與歌言之疏云歎者少誤熊氏安生乃謂樂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眞成嚙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鄭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孔疏感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嵩燾案性情同物而引性以之情者欲也性動欲生而本然之性一嬗而卽於欲於是食色之性承之以爲用告子曰食色性也食色之爲性亦出於同然而必與物爲緣感物而動於不容已是性也而不得據以爲性經曰性之欲言性甫動而未遽流爲情其動而有其萌是亦欲也而固未離

禮十九

乎性疏云性之所貪欲經說到物欲上去誤故夫食色之出於同然者亦性也未嘗詭於正也而因物而動但可名爲性之欲而不名爲性知其爲性之欲而爲告子之說者亦可憬然悟矣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鄭注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形猶見也嵩燾案由外而感於心爲物由心而接於外爲知物方至而吾心之知之應乎物者爲能辨知其可欲與其不可欲而好惡生焉故夫蕩性者情也函情以與之俱蕩而因爲之效其用者知也上知字卽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兼有辨知意上知字實下知字虛鄭意以知知主物至之多言之恐誤又案物至知知皆眞知也知其爲善而好之而凡所好皆善

也知其爲惡而惡之而凡所惡皆不善也固無害於知也然好惡旣因物而流則知亦遂隨情而蕩知蕩於情但以效情之用而與物相比物感知而蔽之知卽感情而引之於是情之戕性者遂假知以濟其用故夫知非不善也物至之知蕩於情而迷失其知之用也記禮者因遂一蔽其罪於知孟子曰氣體之充也氣之用之最微而靈者爲知以知效性則知者性之藏也以知效情則知者亦情之引也君子所以急養生知而不欲使之蕩於情也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孔疏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嵩燾案化卽程子變化氣質之化化者變之甚也逐物

禮十九

五

而流隨物而遷久之遂與物化而好惡隨以轉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喪其守於是心知氣體一淪於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物者何人欲而已矣疏於此兼善惡言之大誤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孔疏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嵩燾案此承上同異親敬言之同則親而或至於流異則敬而或至於離是以禮樂交相爲用禮勝樂勝猶言敬勝愛勝禮樂固必無偏勝之理也眞氏德秀云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蓋謂行禮樂而至於相勝則亦慢矣故以性情言之細玩經旨言人以相接愛敬而已矣而愛敬有偏勝則患生聖人一以禮樂

行之以防其偏勝此言勝者謂親敬之相勝蒙上禮樂以爲之辭耳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孔疏此經凡五事也嵩燾案禮樂者敬與和之顯也其體則仁義也樂屬陽仁者陽之施也故主於愛而爲賞禮屬陰義者陰之別也故主於惡而爲刑好惡刑賞仁義之用也其原樂皆出于禮樂涵之於心爲好惡措之於政爲刑賞而無禮樂以爲之經緯則賢不肖之實不顯而政亦必不能均故禮樂者仁與義之散而著焉者也好惡刑賞以禮樂推之於民則民皆向化而治行矣孔疏析分五事陳氏集說至謂仁義爲禮樂之輔於經旨似未能融會

禮十九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鄭注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嵩燾案由中出者宣導其和之意自外作者興起其敬之意樂文之盛也而聲依永律和聲默會潛通以與節奏相應行其易良之心而無容強也故曰靜禮質之幹也而興拜之等酬酢之儀多爲之節以詔之使之從容揖讓而不敢懈也故曰文但謂和在心故在貌則禮者專飾其外之貌荀子之所謂僞也於義似未盡

案王氏經義述聞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者有可信之色卽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

注靜或爲情下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爲義鄭注文猶動也意蓋
以動對靜其實樂由中出禮
自外作正當以情對文言之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鄭注禮樂教人者也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爲神賢知之精氣爲鬼孔疏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地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嵩燾案鬼神者天地之成化禮樂者聖人之成能鬼神體物不遺禮樂功化之盛萬物受裁成焉陰陽之撰神化之迹禮樂爲昭矣中庸言鬼神之德以著誠之功用禮樂之散布流行聖人積誠之功用所以

禮十九

揚詡萬物者也幽者功化之運行隨事而不能越明者制度之昭著盡人而不敢違鄭意求鬼神以實之疏因謂聖人崇禮樂於明而別鬼神於幽於經義似未能融洽案下文樂者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並以陰陽言鬼神朱子所謂氣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樂統同神之至而伸者也禮別異鬼之反而歸者也注以先聖先賢釋鬼神大誤

綴兆舒疾

鄭注綴鄼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嵩燾案鄭注奔喪位有鄼列之處集韻鄼聚也是鄭訓綴爲聚取相連綴之義而訓兆爲位外之營域則非說文兆分也灶灼龜坼也兆者分析之義馬融注論語佾列也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序舞者謂之綴八佾各自爲列謂之兆董氏春

秋繁露法商而王舞佾圓法夏而王舞佾方法質而王舞佾
橢法文而王舞佾衡佾者兆也圓之方之橢之衡之所謂綴
也下文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正謂舞列相連綴而又秩然有
別也屈伸俯仰舞者之容綴兆舒疾舞者之節案下總干山
立舒也發揚
蹈厲疾也武亂皆坐又舒也凡舞節始終皆舒故初言備戒
之已久後言遲而又久而其中之逮事皆疾故謂之象成
舞以行數人數相綴爲義故舞列謂之綴方氏懋云綴表也
所以表行列也行綴旣成而爲兆綴兆猶舞列之有分合也
鄭訓綴爲位而及位外之營域是屈伸俯仰疾舒皆虛獨綴
兆實指其位於辭爲不文矣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鄭注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孔疏謂文樂武樂雜亂尚肅

禮十九

八

案此經下文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文謂鼓武謂金而用
禮磬師掌教纓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纓樂鐘師掌鼗鼓纓樂
是纓樂金鼓雜眡瞭賓射奏其鐘鼓磬愷獻亦如之鑄師軍
大獻則鼓其愷樂是軍中樂亦金鼓雜樂有文聲武聲而不
名文樂武樂樂師教舞始有羽舞干舞文武之分大司樂舞
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七代之樂皆能調和其聲以
應舞節詩小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象舞武王制焉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是大武成於
周公之世武王總干而立而奏象舞大武之樂所由仿也作
樂象功亦必無文樂武樂雜亂之理蓋亂者序之反暴者和
之反聖人備中和之德而因天地自然之和序發之於禮樂

萬物皆受裁成焉非能以人爲之妄參之者也過者德未至而妄作者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鄭注倫猶類也患害也孔疏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高燾案情也質也本之所以立也官也制也用之所以行也此言樂之原也論卽下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倫卽下樂行而倫清及樂者通倫理者也之義論謂討論制度之詳倫謂節理事物之宜無患者聲容節奏與性情相爲訢合非作而致其情也大司樂言樂語論也言樂德倫也大師以六律爲之音論也以六德爲之本倫也施之於論而不相陵越察之於倫而不相侵奪故以是爲樂之情鄭注倫類也不誤疏以論說

禮十九

九

等倫無相毀害爲言是謂所論者倫耳語似未愜

案集說引劉氏說論

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則下文所謂施於金石發於聲音者卽此論倫也亦不足爲樂之情矣

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鄭注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高燾案卑高以體言體有定者也故曰貴賤位動靜以氣言氣無定而有定者也故曰小大殊陰陽動靜之互爲其根而萬物資始資生以各正性命受形於陰陽之氣終古不失其節小大之所以殊殊於陰陽動靜之有常也鄭注陰陽用事語至精確疏以風雷動散有常言之失其旨矣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注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疏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

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無別則亂成地之情也嵩燾案此推原天地之情明生物之始自有其和與別者以爲之程凡物之牝牡雌雄皆男女也無辨則萬物之倫理亂天地亦無所施其成物之功陰陽之氣升主生而降主殺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斯其氣升而羣生皆遂其性男女無辨則化不醇卽陰陽之氣亦爲之雜亂以不得自升亂升者亂其生初之序也此因禮樂以上溯天地之情而明所謂和與別者生化自然無相瀆也竝兼人物言之春溫秋肅時也男女婚姻亦必以時鄭以禮樂分繫之人物疏又以人物分繫之天地恐無當經旨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

禮十九

十

人曰禮樂云

鄭注間謂百物也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竝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嵩燾案天爲氣化之始故著不息地主成物之功故著不動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而天地之功用動靜變合互爲其根禮樂之施行動靜修爲亦交致其用經言天地之間猶云天地際也天地陰陽之會細縵充塞無有端倪而氣化之行皆此一動一靜之機相爲保合聖人制禮作樂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使人各正其性命動靜之幾一息不可離卽禮樂之化一物不能廢動靜無二用禮樂無二揆是以天地陰陽之運不能判然而各有其藏禮樂之動靜之幾亦豈能截然而各施其化曰禮樂云者明禮樂之

原之出於一也上二句言天地之所以分下三句言禮樂之所以效天地之合鄭注樂靜禮動則於樂之應天禮之配地適得其反其言間者百物也意謂禮樂並用事則百物以昌詞旨迂曲似尙未盡此經立言之妙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注民勞則德薄鄩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鄩相去近舞人多也嵩壽案隱五年左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天子舞以八人爲列自八以下降殺以兩人數多少皆有常制昭公二十二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德薄矣而未必季氏之用八佾反爲德之盛也蓋舞節繁則行綴遠舞節簡則行綴短繁者備儀舞人常勞簡者不備儀舞人常逸

禮十九

十一

此言治民卽大胥之正舞位小胥之巡舞列所治者舞人之節而假治民爲之辭耳觀其行綴之遠近而知其舞節之繁簡則知德盛者備中和之極其繁簡必均行綴之有遠近皆非舞節之盛者也舞以象功昭德如大武之舞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因舞節之繁簡想像其功德之盛有如見其心者季札之觀舞蓋亦求之繁簡之節而已民勞民逸無關優劣輔氏廣云治民勞謂勞於治民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行綴遠則氣紓行綴短則氣促上勤則下紓上逸則下促鄭以勞逸屬之民輔氏又以勞逸屬之治民者未達經義而以意擬之均之無當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鄭注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嵩燾案鄭注周禮大司樂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咸池堯樂也呂氏春秋黃帝合伶倫作爲律取竹嶰谿之谷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筮以別十二律律呂蓋原於黃帝之世故樂肇始黃帝周禮大司樂六變而降天神舞雲門八變而出地而舞咸池九變而禮人鬼舞大磬天神尙質雲門樂之始其制猶質故止於六變至咸池而八變至韶而極於九變相繼增盛下云韶繼也繼咸池而爲九成也此與周禮教樂舞次序正同

疑大章卽周禮之大卷黃帝垂衣裳而治作樂象功大章大

卷其義均也

案王制三公一命卷鄭司農周禮注袁卷龍衣也毛詩傳袁衣卷龍衣也荀子富國篇天子祿

稷諸侯元稷說文袁天子卷龍襦於裳鄭注於此與周禮異九章之服謂之袞卷龍爲之故亦曰卷

禮十九

三

訓故爲失之

案疏引熊氏云樂緯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莊子天下篇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呂覽古樂篇亦云然淮南汜論訓亦云堯大章蓋周秦間諸儒相傳如此經明以大章咸池爲後先之次自

應以鄭注周禮爲允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

鄭注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嵩燾案此言聖人法天行之度以有政教樂者政教之資也以法治言其因時合節與政治之法天者同也教有常故曰寒暑事無定故曰風雨刑賞者寒暑之施也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期不爽其時而已董勸者風雨之用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期不踰其節而

已王者以政教整齊天下而樂之用行焉故其展而陳之有其時其比而合之有其節曰以法治則知政教之不統於樂明矣鄭訓教爲樂張氏守節因謂樂以氣曰教禮以形曰事傳會以成其說非經旨也

狄成滌濫之音作

鄭注狄滌往來疾貌孔疏狄成滌濫謂樂之曲折疾速而成疾速而止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詭越惰濫之音出云成者戍之譌戍與越通狄讀爲詭詭越卽狄戍也詭亦作吡漢書韓延壽傳噉吡楚歌服虔曰吡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方言曰吡疾也廣雅越疾也吡與詭同聲越與戍同聲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疏云疾速而成陳

禮十九

七

氏集說因謂成者樂之一終王氏章句乃以濫爲尾聲展轉相沿強經以成其說疑狄戍滌濫四字平列狄戍往來疾滌濫則一往而不反惟疾越故至流濫無歸也鄭注狄滌同訓亦恐失之

慢易以犯節流洩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鄭注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孔疏明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節淫酗肆虐是流洩以忘本嵩燾案哀樂廣狹對文慢易流洩亦當是對文慢易聲急流洩聲緩慢易者颯然而起戛然而止所以爲急犯節謂陵越而失其節也流洩則靡靡之音一往而不知反故曰緩鄭以緩急釋廣狹非也廣狹如典同之微聲歸回聲衍侈聲窅聲鬱侈聲回聲皆謂之廣微聲

弁聲皆謂之狹漫衍而宏狎則容姦矣杜子春云誦讀爲闇不明之闇鄭注弁則聲勃鬱不出也闇昧而鬱結則思欲矣如鄭注緩者聲紆容姦可也聲急而促安能道欲乎疏以朋淫酗虐釋慢易流湏竝文義亦失之

感條暢之氣

鄭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作感滌蕩之氣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則悖蕩之風邪慢之心感矣悖濫卽滌濫也悖蕩卽滌蕩也滌蕩條暢聲相近故字相通王氏之說是也樂記言聲音之道皆由於感感於善而善感於惡而惡未有感善而使失其所者上云犯節忘本容姦思

禮十九

十四

欲正言其放蕩而無檢約故曰感滌蕩之氣注意迂回陳氏集說感或作蹙則意爲之辭別無證據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嵩燾案清明廣大統言樂體而鄭以一聲概之八風百度專論樂律而鄭以八方之風晝夜百刻之度泛雜言之清明者律呂相宣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之類其聲純一以清也廣大者眾音俱備如虞書曩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其聲洋溢以盈也終始者合止有節如論語之翕如

以象春純如以象夏皦如以象秋釋如以象冬也案下文始奏以文復

亂以武治亂以相迅疾以雅亦終始自然之節奏也周旋者循環無端如禮器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案大司樂圓鍾為宮函鍾為宮黃鍾為宮而角徵羽依類以相生即十二

管還相為宮之義 五色成文者義疏云角音木色青徵音火色赤宮

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八風從律者陳氏陽云

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

其風清明兌音金其風闐闐乾音石其風不周坤音土其風

涼離音絲其風景案經義述問八音謂之八風左傳襄公二

十年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昭二十五年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

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風從律而百度得數者馬氏晞不姦猶虞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

孟云樂之始有柷祝方二尺四寸三八之數深一尺八寸二

禮十九

九之數九勝八陽勝陰樂所以作樂之終有敵敵有齟齬二

十七三九之數長尺十之數十勝九陰勝陽樂所以成度者

所以準律各有數以合之樂師之序樂事大胥之典樂器典

同之辨樂聲皆不越此案經義述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節

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其小者如三步以見方夾振之而駟伐

日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五色者五聲之序八風者八

音之和百度者以六律六同辨陰陽之聲而播之器者也注

意未能分明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鄭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辟也嵩壽案君子小人以位言之

君子樂得其道卽所謂樂者通倫理者也小人樂得其欲則天下甯而萬物各得其所合天下而皆得所欲此樂之所以爲樂也以道制欲則樂行而民嚮方矣忘道者仲由之瑟原壤之歌縱情以出之而成乎滌蕩之音反情以和其志君子以道制欲之功也廣樂以成其教君子以道制欲之化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孔疏聲無曲折則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治其節則亦聲之飾也嵩壽案治其飾謂飾舞以昭樂之盛文采舞之容節奏舞之節文德武功必由舞以宣之再始復亂之義六變八變九變之節一成再成三成四成五

禮十九

六

成六成之容惟舞爲能曲盡其形容聲者樂之象如韶夏漢武皆播之聲以象功然後文之以干戚羽毛以和其聲而盡其節舞樂之所以相須也史記樂書此章本爲樂象象者舞也故此下專明樂舞之節注意恐失之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

孔疏君子謂在位尊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嵩壽案此君子小人以德言之情見義立則中和之道著而文武之用殊君子由之以見聖人之情故好善小人由之而綴兆有位進退有節俯仰疾徐有容一有不齊以正焉則失倫矣故曰小人以

聽過

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注儀猶依象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疏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儀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儀依天之情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君臣父子之限節嵩燾案邵氏困云儀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領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玩下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正謂天地之情資於禮樂以顯其功用也似不得爲依象之義精者愛敬之實粗者節文度數之詳禮樂之情通於天地故以之交於神明而不爽其情禮樂之體凝於性命故以之行於君臣父子而不踰其節儀者載而顯之於事物凝者固而存之於心注以精粗屬物大小

禮十九

七

疏又以天地之情分屬之禮樂皆恐失之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注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孔疏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以道德成就故在上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可以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嵩燾案禮樂之節數與事而已習其數乃能通其情知其事乃能達其義故夫本末一致也德成者不能廢藝行成者不能遺事而先王之制禮樂固不待執其藝陳其事躬習俯仰屈伸之文而一曲之士得皆與於禮樂之末爲藝與事之備其文者其原皆通

於德而及其行之則固有專資於藝以致其精者曰有制於天下所以明禮樂之行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儀文之等節奏之繁資於工祝以效其用而揚詡其德乃以成乎禮樂之盛也疏意似失之泥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實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嵩壽案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鄭司農云拊者擊石棘小鼓也讀爲道引之引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說文紳擊小鼓引樂聲也據虞書搏拊琴瑟以詠而儀禮凡工歌先授瑟是樂始登歌以琴瑟和之而

禮十九

六

先之搏拊者所以引樂聲也疑拊亦鼓類鄭司農云擊石非也說文不云紳小鼓而云擊小鼓似擊拊鼓棘皆假搏擊爲鼓之名大射儀有建鼓應鼙翬蕩鼗之別而無棘鼓知許君之云擊小鼓爲得其實也周禮笙師舂牘應雅鄭司農云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鄭注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築之則三器在庭可知案鄭司農小師注祝如漆皆在升歌時周禮亦謂之弦歌疑笙師所掌在笙入之後師之雅卽小師之祝用以節弦者笙師所掌在笙入之後牘應雅皆以節樂與搏拊之引樂聲者自別考工記鞞人爲皋陶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疑應雅二者考工記所謂皋陶

鼓木也牘卽大射儀之蕩所謂鼓竹也竹木皆可爲鼓以節樂而相之以棟實章用以築地當與牘應雅爲類曲禮春不相凡春以聲助之而爲之節曰相此所謂相蓋春以節樂也拊用擊而相用春鄭合爲一恐誤

及優侏儒優雜子女

鄭注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爲優孔疏侏儒侏儒之人狀如獼猴男女無別嵩燾案侏儒子女二事侏儒爲侏優以悅人耳子女相優雜以眩人目優猶亂也疏混合言之恐誤齊人歸女樂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所謂優雜子女也侏優子女之興皆在春秋之世

克順克俾

禮十九

九

鄭注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嵩燾案鄭所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文杜注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爾雅釋詁俾從也字異而義同順謂德普於人而人服之俾謂善備於身而人從之克順克俾則化民成俗之道著矣比俾同訓不必改字

石磬磬

鄭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嵩燾案說文磬古文從石作磬石記樂書石聲磬以立別磬古文磬字論語鄙哉磬乎正謂磬聲磬聲一發卽止樂有編磬以協陰陽之律大小之聲戛然可以立辨故聲亦從磬而以耳辨之磬自有辨義說文磬亦從磬得聲謂其一發卽磬也正不必改磬爲磬

聲淫及商

鄭注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嵩燾案周禮大司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鄭注五音宮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淫者聲之過亢而流爲商調也國語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音尙宮皆取寬大之義商者西方金音義主殺伐武樂以遲久詠歎爲心發揚蹈厲而會朝清明於商音無取故知爲有司之失傳也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鄭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孔疏引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

禮十九

二十

立於綴是遲而又久嵩燾案備戒之久據樂之始言卽下始而北出是也遲之又久據樂之成言下文再成以及六成復綴皆是也通取久道化成之義遲之者從容以象其成遲而又久總干而久立於綴以踈樂之餘聲盡而始收也鄭以遲之遲爲句疏遂兼上備戒之久言之似於經義未順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注夾振之上與大將夾舞者振鐸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嵩燾案六

成復綴以崇天子敘舞事已盡

案鄭以天子夾振之爲句云王與大將夾舞者似謂武王

與太公夾舞者參錯而立是不知舞以象成直謂天子亦此與於六成之行列而云天子夾振之於文義亦爲忤矣

復申敘上文未盡之義夾振之而駟伐卽再成滅商之容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方氏慤云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伐謂以戈伐地也語最分明夾振之所以一其心至於三成分夾而進以示整暇耀軍容而已故曰事蚤濟也五成分左右二列則舞位無所施其回旋故皆坐以象天下之大定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久立於綴則總干山立武王之事矣其始之備戒立於綴以待之其終還立於綴故曰復綴云待諸侯之至者大傳云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卽謂此也下武詩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文王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從周不欲以武強致之故曰復綴以崇天子鄭以伐紂待諸侯爲辭則當在備戒已久之時不宜列之章末且牧野誓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又何云待也

名之曰建囊

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囊鍵囊言閉藏兵甲

也嵩燾案上文車甲冑而藏之府庫則注意爲複王氏述聞

建當爲韃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韃說文韃所以戢弓矢也釋

名韃建也弓矢竝建立於其中也左傳僖二十三年右屬囊

韃杜注囊以受箭韃以受弓馬融廣成頌正作韃囊王氏之

說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又云韃以藏箭囊以藏弓疑韃囊

之爲名不必專藏弓矢說文囊車上大囊也廣韻韃馬上藏

弓矢器韃以革爲之竝藏弓矢

案毛詩傳囊韃也時邁曰載囊弓矢是弓矢竝言囊左傳

左執鞭弭右屬囊韃杜注弭弓反未無緣者小雅詩疏弭者弓弣之名弓亦執之則下云囊韃亦總言弓矢之房而已杜以囊爲矢箠似韃囊連文則囊亦以革爲大囊干戈弓矢皆亦別無顯證

韃囊連文則囊亦以革爲大囊干戈弓矢皆可包而藏之後人緣此名弓房爲韃右屬之腰正未可據以

釋此文也疏云韃是管籥閉藏之名韃所以持門戶府庫之

藏皆有鍵閉固不能施之囊囊矣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鄭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孔疏東學在

東郊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諸侯習射於東學嵩燾案

周禮射人王射樂以騶虞諸侯射樂以狸首鄭以東學爲大

禮十九

三

學不應諸侯之射在大學天子之射反在小學鄉射記君國

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鄭注國中謂燕射

於郊謂大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似鄉射於學天子諸侯射

不必於學射義疏大射於廟賓射於朝燕射於寢鄉射記所

謂惟君有射於國中凡此皆國中也散軍郊射蓋及郊而射

以與諸侯明禮讓之義王制述三代之學夏曰東序西序殷

曰右學左學周曰東膠虞庠周立四代之學而惟虞庠在郊

謂鄉學也王制特明著之夏殷以東西相勝竝無在郊之文

疏云東學在東郊甚誤

詳見王制

殷道尙右武王始有天下猶循

用殷禮故天子居右諸侯居左謂比耦之次也儀禮鄉射大

射竝云上射在左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

平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蓋周禮以左爲尚故上射居左經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猶殷制也大射儀司射西面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此以貍首騶虞爲節蓋天子諸侯相與爲耦凡射皆先比三耦惟天子居右諸侯以次皆居左也注云東學西學疏遂以東郊西郊釋之是天子諸侯分郊而射證之經義恐不然矣

致樂以治心 致禮以治躬

鄭注致猶深審也嵩壽案致樂致禮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說文致送詣也由此而致之彼也中和者具於心者也推而被之民物曰致禮樂者生於心而具於事者也引而納之於心與身亦曰致習其儀文度數以節理其性情所謂學以致其道也治心者涵濡其德性故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治躬者檢束其儀容故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行乎禮樂而致之身與心非但深審之而已

禮十九

五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鄭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嵩壽案禮主於樽節退讓故曰減樂主於流動充滿故曰盈減盈者禮樂之體也減而以進爲文盈而以反爲文文者用也一獻三獻以至九獻禮所由名也由獻而有酢而有酬有醕而有旅酬而有無算爵相承以致其敬故以進爲文酢也醕也酬也所以爲報也得其報則樂禮之

所以爲順也順人情者也入門奏肆夏出而奏陔樂所由成也而升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皆各自爲節終而復始故以反爲文得其反則安樂之所以爲和也和人心者也禮有序而終始相成故曰進樂有節而合止各別故曰反疑此據行禮樂之節言之非虛言其理而已注意似無著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注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益於此不可過嵩燾案聲音動靜交於外而性術應於內變者謂性術隨之以發動也言樂之原由人心之樂而宣導之以爲之節而聲音動靜之成乎變與性術函而相守以不可離而性功成焉故曰樂觀其深矣篇首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云凡音生人心者也此兼

禮十九

音

前兩義言之

節奏

鄭注闕作進止所應也孔疏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嵩燾案爾雅和樂謂之節奏者眾音並作節者中間一聲以調其中聲如拊鼓相雅皆是節也曲直繁瘠廉肉六者於聲之高下清濁辨之節奏則調和六者之音使之剛柔相濟疾舒適均以成乎和平之聽也下文節奏合以成文似未宜專以止作言之

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

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嵩燾案昭元年左傳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而推本於中聲以

降一者中聲也國語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以中聲定其準而陰陽之聲之依乎律呂者應節相生自然成文大司樂所謂圜鍾爲宮函鍾爲宮黃鍾爲宮皆中聲之所從出也因而分樂以序之以成乎六樂之變而各得其中聲焉故曰審一以定和物者事也郊廟射鄉食饗之事皆有事於樂而儀禮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由庚崇邱由儀管新宮奏肆夏奏陔奏騶各依於事以比樂官展樂器而爲之節奏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賓拜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奏肆夏卒爵主人升受爵而樂闋皆因事之節以盡其飾故曰比物以飾節鄭以審一屬之人聲以比物屬之八音似於義未盡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禮十九

五

孔疏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嵩壽案樂以理人之性情是卽天地之命所凝也而使其心知百體莫不順則焉則中和之具人心者必資樂以紀之樂之理日流行天地之間先王用之以宣導人心之和而不使失其節故樂者所以範圍乎人情者也上文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用言之情之動於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故曰不能免此云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理言之所以節理人情而依於性者也非是則其情流溢而不知所節故亦曰不能免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鄭注商宋詩也嵩壽案昭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頌也大雅也小雅也風也皆周樂也

案杜注左傳頌有殷魯故

曰盛德之所同是魯頌商頌皆統於周樂

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其時雲門咸池辭皆不傳詔夏濩樂舞之節具有

而工歌聲詩在周已無考孔子刪詩但得商頌五篇而已五

帝三王之樂當因韶夏之節各爲之辭以寫之故曰遺聲商

齊二者與風雅頌並列當時必有其辭下文明乎商之音者

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五帝以揖讓得天下

而其歌歸於能斷三王以征誅得天下而其歌歸於見利而

平讓蓋又後人窺知聖人之情爲之辭以曲傳其心而歌者各

因其性情所近長言詠歎之其終慈愛又要於能斷能斷者

又要於能讓則亦以見聖人之德無所偏倚而歌者又自有

禮十九

以啟發其性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

乎端如貫珠

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此論感動人

心形狀如此諸事嵩燾案鄭意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謂聞

歌者審其歌聲之曲折疏以感動人心形狀言之似乖注意

經云上下曲止一聲之節也抑揚轉頓各適其宜而已倨中

矩句中鉤纍纍如貫珠全章之調也矩者聲重而止鉤者聲

輕而留而其音與節圖轉相屬猶夷蕩漾引而愈長蓋六者

之辭異而播之歌者音調固無異也三代之樂皆始升歌故

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記以師乙之言歌終爲

歌之發於人聲者樂之原也而歌必倚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是以弦歌者樂之紀君子之治樂尤莫先乎此也

禮十九

三

禮記質疑卷十九終

禮記質疑卷十九終
樂之原也而歌必倚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是以弦歌者樂之紀君子之治樂尤莫先乎此也

湘陰郭嵩壽伯琛著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鄭注館主國所致舍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袞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綏讀如糴賓之綏綏謂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嵩壽案鄭注非也周禮遣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環人掌送迎賓客舍則授館聘禮入竟展布幕及郊又展及館展幣至於近郊張旌君使卿用束帛勞賓禮辭迎於舍門之外勞者奉幣人受於舍門內夫人使下大夫勞遂以賓入至於館卿致館是自境及郊未授館有布幕其食宿皆有館所謂舍門卽館也不獨於其國爲然此經下云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及公所爲也私館者大夫士之家也據此則所謂館卽環人所授之館所謂如於其國卽卿所致之館也在館在國皆公館也故其復同於道謂不及授館而死於道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杜

禮二十

一

注櫛木木名足爲死於道之明證死於道則自在車中因升其所乘車之左轂而復

案喪大記其在野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云在野則非有廬舍可知疏云

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俱待眾賓非死者所得專亦顯與經旨相背戾矣

綏者升車之綏行於道朝夕升車下車必執綏遂以所常執者復之周禮夏采

大喪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亦是此義建綬者詔死者之魂
執之使登車也鄭竝作綬誤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節服
氏維王之常六人諸侯四人廣雅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
仞故須四人六人維持之卽令去旒而用旌旗之旌亦無由
執此九仞七仞之竿以升車之左轂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
曰旒繼旒曰旒注旒首曰旒卽司常所謂全羽爲旒析羽爲
旌綬者旒與旌所注之旌也亦不應舍旌旗之本名而名之
爲綬證之經義恐未然也

其轎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

鄭注轎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轎取名於襯與倩讀如倩旆之
倩襯棺也倩染赤色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綵謂黻甲

禮二十

二

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轎用赤矣轎象宮室
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載尸而歸車飾亦如之嵩
燾案廣韻轎載柩車蓋轎字僅一見於此以文義求之廣韻
之言是也喪大記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
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柩車以帷荒爲飾
不施蓋士昏禮婦車有綵旣夕記主婦之車疏布綵鄭注綵
車裳帷於蓋弓垂之綵者婦人之車飾鄭注儀禮皆訓裳帷
此不云者以與下裳帷字複綵與裳帷竝在車旁而分上下
行道之喪車有綵以下覆裳帷使重闕也說文輓衣車蓋衣
車者輜輶衣車也輓蓋借幔爲名下文大夫以布爲輶疑輶
與輓同義車蓋衣也喪車有飾加黼幔其上曰荒合雜采結

其頂曰齊施蓋而衣之曰轎行道之車宜有益正與輜駟加輓者同飾也鄭因下文適所殯遂據以爲殯而謂殯車名輜喪車名柳柳者車名輜非車名也殆未免強生附會喪大記素錦褚加僞荒鄭注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屋者棺衣大夫以上用之喪大記君殯用輅大夫殯用幃葬用素錦褚皆以覆棺而於幃不詳何物此云素錦以爲屋接下適殯所卽仍此素錦屋爲幃無疑矣幃褚一物因葬而加飾耳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

鄭注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畱之於中不忍遠也嵩燾案春秋

禮二十

三

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羊穀梁竝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既夕禮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昭公薨於三十一年十二月明年六月喪還已逾葬期矣又逾月而卽葬故不成乎殯沈子所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蓋謂昭公之喪入於祖廟正其爲君然後定公得行卽位之禮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檀弓小斂於阼殯於客位升自阼階者小斂之位升自西階者殯位也安得有正棺兩楹之文鄭據春秋傳以爲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畱之於中不忍離恐非禮

意

至於家而說輜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

階升適所殯

鄭注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輜讀爲輅或作樽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不易者不易以柩也廟中有載柩以輜之禮嵩燾案鄭注非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此舉大夫之禮據小斂言之蓋古者會盟朝聘不越四鄰壤地相接死於道必歸而卽殯曾子問君出疆以輅從是以君有殯與小斂之分而大夫無之舉自阼階猶小斂之位也說文輜喪車輜卽輜之異文天子諸侯之輜士之輅軸通謂之輜車說文有輜曰輪無輜曰輅又云輅蕃車下庫輪也輜車亦卑輪而自輿輅異義玉篇廣韻並云輜與輅同蓋以卑輪強合之大夫行以輅車至家而後載以輜車死於道不得以喪車從曰載者至是始改載也諸侯言說輜大夫言說車以未卽殯故說車與諸侯之載輅者異經義原自分明注家未能詳耳

禮二十

四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室

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室謂未斂時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嵩燾案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注廬倚廬也舍室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室室喪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

士禮之既葬塗廬大夫士皆宮之既葬居堊室既祥黝堊是所謂廬又有塗不塗宮不宮之分所謂堊室又有黝堊之分而喪大記於既斂居堊室不及大夫士又云大夫埃練士卒哭而歸則此云大夫居廬當止於練士居堊室當止於卒哭大夫練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士卒哭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及練公館者從政之所大夫士皆有常次喪大記所謂既葬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是也喪大記之言歸據居倚廬堊室言之此之言歸據次於公館言之喪大記斷其義此申其情也士居堊室至卒哭而止其歸也必及練云士次於公館者明卒哭以後之事也鄭析士爲二無當經旨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

禮二十

五

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注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其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羸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而屬於羸也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已上乃能備儀盡飾士已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其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嵩燾案喪服傳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喪服大率貴者隆而賤者殺如昆弟期大夫爲昆弟爲士者大功大夫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爲士者小功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此父母兄弟當指諸父母兄弟言之士爲爲大夫者士服其詳見

於喪服禮之經也大夫爲未爲大夫者士服不見於喪服則

禮之通也於服雖屈而可以情自申也

案左傳襄公十七年晏嬰對其家老曰惟

卿爲大夫古者喪禮皆有等差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是始制杖以爵爲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宮室異則倚間寢枕之屬亦異顯命延入翼室殿以前諫聞之制至周已不能詳所

同者服而所異者制服之禮也卿爲大夫命於天子者也凡禮言上大夫下大夫皆以命數爲差左傳僖公十二年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受命天子爲世臣斯其禮異列國之大夫固

有不得概論者矣此與喪服傳之文義喪服傳喪服升數無

各有取記禮者明喪服之可以從厚耳

大夫士之別於斬衰言斬衰裳於齊衰言疏衰裳齊鄭注疏

猶麤也明齊衰之爲麤與大功以下之布衰異也其云斬衰

裳重詞也非謂斬衰之不可名爲麤也鄭注援麤衰斬之文

遂謂其布縷在齊斬之間似無左證聞傳斬衰三升齊衰四

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總麻十五升鄭注以爲正服降服義服三者之別父母兄弟

服有降殺而固不可以義服例之鄭注又推及士已下斬衰

齊衰皆從義服之等而謂惟大夫備儀盡飾疏因以服重爲

伸服輕爲屈士服從屈顯與經文相背戾喪大記言君之喪

大夫士之喪杖與食粥各有時日而衰服無別鄭氏此注未

免以意擬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

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鄭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高壽案喪

服傳大夫之適子爲其妻期大夫爲舊君齊衰三月大夫在

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亦齊衰三月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
弟大功爲適昆弟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
弟之子爲大夫者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爲士者大功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士者小功詳
玩喪服之文有發例者有錯舉見義者大率大夫自期以下
皆降而服止於從父昆弟爲大夫之子者亦從大夫之服而
適子得比於大夫庶子不得比於大夫如大夫庶子爲母大
功而爲父後爲其母總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
鄭注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以太大夫庶子爲
母三年準此而推大夫庶子爲大夫得服其母如國人傳曰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

禮二十

七

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爲大夫爲其父
母服大夫服爲得申其母之私親也兼父母言之辭之通也
此補儀禮之文所不具亦以發明大夫喪服之等也其位與
未爲大夫者齒尊適也其服從大夫之服其位猶之庶子也
雖爲大夫不敢主喪也並承上喪服言之鄭以尙德宗適爲
說恐非經旨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黠占
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
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筮
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

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嵩燾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爇者在塾西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南面受命卦者在左卜人周禮之卜師筮者周禮之簪人占者卦者周禮之占人執爇者周禮之蕪氏也泄卜命筮則有司也士無家臣以族長宗人泄之吉服者示與神接也大夫之有司若史皆家臣也麻衣長衣亦吉服也而加衰家臣與主人同服不敢純吉也士喪禮筮宅卜日主人皆免經泄卜以緇布冠泄筮以練冠竝冠易之下主人也練冠固異於始喪矣鄭云純凶非也此明大夫之禮所由與士喪禮異也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得兼用卜其用筮亦惟所便不必此筮卽爲士之筮宅也

禮二十

八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注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嵩燾案周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有上士有中士大夫家臣得備官大宗人小宗人皆家臣也士喪禮卜日族長泄卜宗人命龜相卽泄卜也於士爲族長於大夫爲大宗人蓋家宗人之爲上士者也疏引皇氏侃云大小宗人竝是其君之職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據肆師職凡祭祀卜日詔相其禮大小凡喪事命龜是王禮泄卜者肆師命龜者大小無宗伯泄卜命龜之文禮器家不藏龜卜人以職贊卿大夫之喪爲之卜可也大小宗伯爲之泄卜則非事也

丙子以鞠衣衰衣素沙

鄭注內子卿之適妻也褻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嵩
燾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
注內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孤卿
衣其夫卿大夫展衣其夫士緣衣似此內子竝世婦及孤卿
之妻言之典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司服孤之服希冕卿大
夫之服元冕其有加賜則謂之褻衣下云先路褻衣不以毳
以其爲加服不敢褻用之注云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恐非
左傳成二年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
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皆
加賜於禮曰褻衣也其妻亦視其所加之服通謂之褻衣玉
藻君命屈狄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君有命而後上及闕狄褻
衣卽君所命之屈狄鞠衣本服褻衣加服鄭以始爲命婦之
賜衣當之誤矣

禮二十

九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
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
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注附讀皆爲祔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配謂竝
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
猶歸葬於女氏之黨附於公子不敢戚君嵩燾案此章與喪
服小記文多同皆爲祔葬言之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
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

各以其族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墓大夫令國民族葬正其位
掌其度數與此記之文正合鄭注位謂昭穆度數爵等之大
小所謂昭穆之位卽左右之次大夫昆弟之次同也所謂爵
等之數卽前後之序也大夫士之序固異也從其昭穆謂無
王父昆弟之爲士者則因昭穆之次而自爲一域王父在亦
視其爵等爲前後之序家人所謂辨其兆域是也鄭謂從其
昭穆爲中一以上以從高祖假而高祖亦爲大夫又將何從
其於小記中一以上之文亦自未能曙然詳見喪服小記古者祔葬
夫婦同兆而妾異兆鄭氏詩箋死則同穴云穴冢壙中也植
弓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正據夫婦言夫所祔
之妃謂夫在而從王母昭穆之次也無妃亦謂王母爲大夫

禮二十

十

之妃不得以士祔與下無妾祖姑異義有無妾祖姑者固不
能無王母也孔疏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
則祔於高祖之祖妃從昭穆之班而亂世系之等聖人制禮
安有是哉經明言祔葬之禮與周禮家人互相發明注以祔
廟言之則無一可通者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
母則不配又似爲祔廟之禮據鄭注女子謂未嫁者未嫁及
反歸稱女子殤及無後稱男子玉篇廣韻竝云配合也妃偶
之配自作妃殤與無後及女子之反歸者皆從其昭穆以祔
於王父王母之次而男子之殤與無後可以合爲一兆女子
必異兆以示別也晉范汪祠典凡夫婦者同席兄弟同席謂
未婚也同席卽祭統之同几祔墓與祔廟同故未婚兄弟之

殤得同兆公子者諸侯之子不能上從王文昭穆之次而自以昭穆次於王父昆弟之爲公子者合族以明愛而仍序爵以示之等威周禮族葬之法備具於此注失其義而聚訟至今禮經之文遂晦塞不可通矣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注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嵩壽案喪服傳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下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上文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殤服無受不應至耐而復易葛鄭因謂大功以下之殤據喪服

禮二十

十

下殤小功五月亦無以練冠耐之理此明殤服以父母之喪厭也士喪卒哭受服至於耐而大功之衰皆已卽葛矣殤服無受而有父母之功衰則亦卒哭而還服父母之服爲功衰同而除經而服練冠不欲使殤服上掩父母之重喪也鄭氏不達其義而釋以小功經意正承上大功之麻以明殤服與父母之喪竝於服無受而於經亦在所宜除也稱陽童某甫不忍殤之也陽者明也檀弓望反諸幽之義也玉篇陽傷也亦不忍其殤也爾雅釋詁陽子也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詩作傷如之何陽傷字通據爾雅陽子也猶魏風所謂予季也爲兄弟之耐殤者言也王氏章句疑陽卽殤字之誤義皆可通曾子問殤不耐祭孔子之云厭卽耐祭也從而

爲之名曰陽厭陰厭宗子主與謂之陰厭祭於宗子之家當西北隅屋漏向明謂之陽厭陰厭陽厭非所以爲名也而以名殤又但取以名庶子不及宗子舛矣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鄭注耐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嵩燾案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鄭注耐於祖廟尊者主焉故於此以主妾之喪則自耐爲句擄小記妾耐於妾祖姑則其祭亦於妾祖姑禮無主妾喪之文經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卽主妾喪之義也與小記之文正相備鄭讀未允案喪服傳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是父在爲母止於期而妾子且有不得遂其服者而練祥之祭行之不廢制有所細而情可使自伸此皆禮經所未詳記禮者爲補著之

禮二十

士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注喪事虞耐乃畢孔疏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言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耐也嵩燾案注義甚明小記云主喪統終喪言之此云主喪專就治喪事言之大功以下至於無服皆可以爲之主小記言大功再祭下卽接云朋友虞耐而已則是大功者通大功以下之親言之鄭注強生分別於義未允詳見喪服小記疏又專屬之無服以求合鄭注失之

逾遠

又於難也各在年不及宗王共矣

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注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嵩燾案

鄭注非也經明言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如鄭注則此言爲贅矣旣夕禮公贈有拜稽顙賓贈若奠若賻若贈惟拜而已凡父母之喪皆然及窆贈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敖氏繼公云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朋友贈於家主人贈於壙其言拜稽顙主人所以致贈也於父母拜稽顙於妻拜是父母沒爲妻拜稽顙主人但以施之弔者其贈妻爲妻拜不爲稽顙夫道然也疏云他人以物來贈己爲拜得稽顙竝文義失之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纁冠緜纁

鄭注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纁屬之冠象太

禮二十

十三

古吉冠則纁武異材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嵩燾案儀禮喪服冠纁纁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鄭注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是據冠武交縫處外見謂之外畢其言極明顯而於此云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纁喪服明言冠纁纁外畢鍛而勿灰鍛而勿灰者功衰也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斬衰受冠七升齊衰受冠八升入升者功衰也六升之冠已用功衰鍛而勿灰之布纁自以繩冠自以布安得屈一條繩爲武旣夕記冠六升外纁纁條屬厭條屬者纁也冠縫外纁皆六升衰爲之又安得屈繩爲武而垂下爲纁喪服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鄭注武吉冠之武也喪服之絰無武加武帶絰猶言弁絰謂加絰於

武耳屈繩爲武而加苴絰是重絰也證之禮經無此制亦與喪大記注喪冠無武之文相背戾矣周禮弁師朱紘鄭注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蓋冠弁武左右有紐貫之以笄用組爲紘自臣屈而上左右屬之武以笄約之垂其餘而懸瑱焉曰紘冠無笄用兩組爲纓左右屬之武而下結於臣亦垂其餘曰綏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皮弁爵弁笄說文項頭後也領項也缺項者當項處左右缺之以繫纓儀禮之屬於缺卽此之縫也鄭注弁師之紐云小鼻在武上缺亦當爲小鼻冕弁之紘屬於笄左右皆垂冠纓屬於武而下垂喪冠之纓從右縫之而屬之左納於畢不垂曰條屬者以一條繩結之別於常冠之纓也旣夕記纓條屬厭鄭注厭伏也以纓

之餘納於冠旁當畢處故曰厭左陽也右陰也喪冠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服殺而冠纓之縫改而從陽也疏云吉冠縫鄉左凶冠縫鄉右禮經之文具在未聞以左右縫分吉凶者總冠纓纓明喪服齊衰以下布纓小功總無文記禮者獨詳總冠之纓纓知小功澡麻帶絰猶布纓也繩纓布纓纓纓皆條屬鄭注於此獨不主武纓相屬之說是亦自相牴牾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纓

鄭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嵩叢案玉篇衰揚美也廣韻衰進揚美也皆謂衰而大之故凡加賜之服曰衰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杜注大路金路周禮巾車金路繁纓九就金路之服卽衰

服之九章者也晉侯爵應服鷩冕而賜之衮服所謂衮衣也
冕服通五冕言之公侯以下各有所服之正服衮衣則賜服
之加於正服者案周爵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車服猶循殷制自餘諸侯以所加之命數得賜加服故皆有衮衣不以襚不以君之賜服加之人也鄭氏未達衮衣之義
反以爲己之正者誤也

載粳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注遺奠本無黍稷孔疏既夕士禮謂遺奠之外別有黍稷
麥也遺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嵩壽案士喪禮惟月朔殷奠
有黍稷自始死奠用豆籩俎陳鼎皆有脯醢無黍稷哀死者
之不復食也既夕禮陳明器芻二簋三黍稷麥鬻三醢醢無
二醢酒芻者牢具簋卽所謂載粳也曰載粳則非以施之遺
奠可知疑此與檀弓讀賄曾子曰非古也同義皆以所聞於
聖人之言正周禮之失也疏意似涉迂曲

禮二十

五

委武元縞而後韠

鄭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嵩壽案國語晉侯端
委以入武宮韋昭注端元端委委貌穀梁傳僖三年桓公委
端措笏范甯注委委貌之冠端元端之服凡左氏傳言端委
者皆據委爲元冠言之鄭注士冠禮元冠委貌也郊特牲委
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元冠經言委武謂委貌之加武
者元冠縞冠皆常服元冠亦施之禮服故經傳詳言元冠之
用不及縞冠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子姓若公族之子弟左傳閔公二年衛文公大帛之冠墨子

兼愛篇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蓋皆縞冠縞冠者大白冠之遺元冠者緇布冠之遺委武元縞言委貌之施武者有元冠有縞冠元縞施武知大白緇布冠無武也鄭注竝釋委爲武於辭爲不文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注親迎攝盛服爾非常也孔疏親迎配偶一時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禮不可也嵩壽案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元端少牢大夫禮特牲士禮其祭元端而已無加弁者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不敢以己之私上同於公也記禮者準親迎以推之祭所以通禮之宜也親迎之攝盛猶未爲士也而服士之弁服弁而祭則士之正服也冠祭以明禮之等加弁焉以達己之情記禮者固謂君子嚴事宗廟盛服臨之可也未宜據禮以折之

禮二十

去

簠簋簠簠實見間而後折入

鄭注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嵩壽案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藏芻筍於旁加折似見與折皆以約制所藏明器鄭注既夕禮見棺飾也檀弓曰周人牆置鬯賈公彥疏因以唯荒爲見陸德明音義亦承其誤云見棺衣也陸氏所謂棺衣卽上文之素錦屋喪服大記之素錦褚也以衣棺而覆之不能外加之明器之上據既夕禮明器有用器有燕樂器有役器有燕器爲物甚繁而芻筍簠四者別陳之以實食飲皆有木柝與所藏之明器不相爲類因爲之間以別異之

云見者以約制諸明器使不外見惟此見也云折者甕箚之屬加鉅又不能適勻曲折相約制也喪服大記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甌蓋皆虛其中以實明器用器役器在外加見以間之食器在外加折以約之與既夕禮足相發明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注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殮也無柩謂既葬也孔疏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嵩燾案士喪禮始死帷堂君使人弔及穉徹帷小斂帷堂卒斂徹帷明日大斂帷堂卒斂徹帷皆在殯前喪大記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疑帷有二義未斂之前施帷於堂因事設也卒事則徹之既斂之後施帷於殯爲殯設也臨事則塞之經云朝夕哭不帷殯所之帷也鄭注欲

禮二十

七

見殯殮最得經旨疏據君使人弔徹帷言之非也既葬而虞而卒哭祔弔者皆於廟不待言不帷奔喪禮云喪不得奔乃爲位括髮袒成踊卽位拜賓亦當有朝夕哭而柩所不在不施帷也故曰無柩者不帷鄭云既葬亦恐失之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注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嵩燾案士喪禮君視斂入門升自阼階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乃斂主人降出君反主人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卒奠君出門既夕記君視斂若不待奠

加蓋而出是君視斂凡五節斂一馮尸二斂棺加蓋三視塗
四視奠五主人五出待君君五反主人卒事乃出不視奠則
加蓋出所謂反奠者仍大斂之奠也既夕禮既祖請葬期公
賄厥明陳器乃奠經云載而后君弔當在祖奠之後若君親
賄者所謂反而后奠仍大遣之奠也既奠御柩遂行君無因
反之使奠喪大記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
奠是君弔宜具殷奠不具則俟君退而奠以榮君之來經云
弔不云賄是亦不戒而至也亦皆無君命反奠之文出待者
拜送君反而后奠者反而行遣奠也鄭注恐失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禮二十

六

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
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疏
諸侯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又
明日朝踊日晚小斂又一踊又明日朝踊至明日之朝不踊
當大斂乃踊凡七大夫三日殯合死日四日始死一踊明日
襲一踊又明日小斂再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五士二日殯
合死日三日始死一踊明日小斂一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
三嵩壽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
侯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皆通往日言之詳見曲禮鄭據喪
大記士二日而殯遂謂天子諸侯大夫並數來日甚誤以事
類求之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日必有事白虎通義云天

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備禮故曰尤紓七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一日小斂一日俛於堂又一日大斂一日斂於棺又一日殯一日諸侯五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一日小斂一日大斂一日殯一日奔喪禮至於家括髮袒卽位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括髮袒成踊實爲士三踊之節據士喪禮惟大斂小斂踊而小斂之節三馮尸踊奉尸俛於堂踊及奠丈夫婦人相間踊大斂之節五升自阼階丈夫婦人相間踊遷尸踊馮尸踊奉尸斂於棺踊及奠又相間踊

禮二十

案喪大記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踊是當斂而踊者七士喪禮亦但舉其略而其間君弔哭拜成踊不在禮踊之數似所云七踊五踊三踊通據日一踊言之奔喪禮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歸入門哭又哭三哭三日成服五哭是成服之日再哭凡哭必踊奔喪禮所謂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哭之數與踊之數相當或日一踊當斂又踊亦未可知注謂諸侯大夫並於小斂日再踊似屬無據士喪禮大小斂奠丈夫踊婦人踊奔喪禮謂之拾踊經云婦人居間又踊中之一節也檀弓辟踊哀之至也婦人居間無與於賓士喪禮朋友親穉哭踊三主人不踊安得如鄭注所云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也

案喪大記弔者

襲衾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自據弔禮言之非七踊五踊三踊居間之節

喪禮有主人踊有主人主婦同踊如馮尸主人西面踊主婦東面踊而男女踊不同時故曰居間居間者所以爲哭踊之節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衰

孔疏公襲上服在內高燾案禮經衾衣通作卷衣上公九章之服也周爵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其封國止於侯是以衾衣為賜服亦謂之衾衣士喪禮襲三稱爵弁衣皮弁衣祿衣鄭注黑衣裳赤緣謂之祿所以表袍者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內司服緣衣鄭注引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字或作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鄭意祿衣表袍蓋深衣之屬襲之內者不禪士用以代元端公襲有元端則始襲必用祿衣即玉藻所謂中衣也案士喪禮商視襲祭服祿衣次自元端以上皆祭服也祿衣不謂之祭服自當為中衣之在內者士喪禮亦謂之散衣凡禮服必有中衣襲之用衣猶以生道事之無無中衣而但襲禮服之理疑此卷衣當從士喪禮作祿衣卷衣上服豈能襲之元端

禮二十

之下又與衾衣重出為祿衣之譌無疑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鄭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高燾案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奉尸俛於堂即位踊襲經於序東間傳親始死雞斯徒跣則已去冠矣小斂括髮竝笄纏之約髮者去之所謂襲經者加經於首於斬衰則直經於齊衰則牡麻經環者言其式也其時方括髮安得有素委貌素爵弁之制經言公大夫士一也注復析言大夫士之冠制尤非事矣喪服斬衰直經絞帶為既殯以後成服言之小斂皆散帶士喪禮直經大鬲下本在左散帶垂牡麻經石本在上亦散帶垂首經帶經竝同而帶必散垂

至成服而絞之鄭注因釋環絰而及散帶孔疏乃以一股纏繞爲環兩股相交爲絞釋之尤舛環者首絰散絞皆要絰散與絞對文不以一股兩股與環對文也斬衰齊衰之絰帶竝以一股環之經云小斂環絰則首絰也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鄭司農云弁而加環絰弁絰亦環絰而麻葛衰布異用鄭注必以委貌爵弁加絰釋之是亦弁絰服之屬也親喪飾冠爲文恐非禮意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注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紿衾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嵩燾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是君於大夫視斂於士則有賜而後視斂士布衣君

禮二十

三

至大夫既鋪絞紿衾君至似君視斂必在布衣之後喪大記言君至升堂卽位於席端遷尸卒斂商祝鋪席者所以爲遷尸之節也喪大記敘鋪絞紿衾於君至之前此敘鋪席於公升之後喪大記舉其時此詳其用也初無商祝改鋪席之文注意恐失之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注言失之也士喪禮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嵩燾案鄭注既夕禮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卽所謂束五兩也三元二纁則元者六制纁者四制士昏禮元纁束帛鄭注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五兩十端總名之一束喪禮有賵有賻有贈賵與賻所以助主人行禮贈則以

施之死者魯人蓋主於儉削二尺二寸之幅而廣一尺以納之窆中其長終幅猶之制幣也其用三元二纁猶之納幣一束也聖人意有取焉以言贈惟其禮而已不惟其物也記者無貶辭鄭云失之恐非經旨

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鄭注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嵩燾

案聘禮賓入竟君使士請事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至

於朝賓入於次擯者出請事公迎賓於大門內此不言迎而

云弔者入主人升堂是亦迎於門內也案上云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

正相承爲文似不宜在阼階下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公贈主

人迎於廟門外其賓弔朋友綈贈無出迎之文喪禮略也既

禮二十

迎賓無於阼階下者案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公降立於阼階東南公食大夫禮不立主人則亦

迎於門內也既夕禮公贈擯者出請入告賓贈若奠若贈擯者出請

入告出告須賻則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一皆擯者

主之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鄭注出接賓曰擯入詔

禮曰相擯相一也不應於此異訓士喪禮始死帷堂赴於君

下卽接云有賓則拜之周禮吉凶皆有事於賓而云喪無接

賓非也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

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注春秋有既葬歸含贈綈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孔疏宰

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

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蒿燾案經明言有
葦席既葬蒲席列國之致含襚容有不能及殯者以席別異
之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知蒲筵者常席也其受當
於廟植弓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是也此云委於殯東南是
尚及殯也鄭據爲既葬失之案鄭注春秋既葬歸含照襚無
讒據左傳文九年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成風以文公四年十一月薨至是始歸襚左傳以爲禮鄭注
引以釋此經於事爲不類疏又據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爲言則春秋固已讒也宰咺言來得周事也
穀梁傳竝無其文
未知孔疏何據疏乃謂此遭喪久故親受禮始喪主人不

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尤爲悖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襚者
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安有不親受之禮其云受於殯宮則
喪固在殯也下云將命鄉殯正據既殯言之不知孔疏所云

禮二十

三

始喪果屬何時左傳昭十年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
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意謂衰經可以受弔而不
可以禮見孔疏之云親受禮蓋以致含致襚皆禮見也其於
禮文失考亦已甚矣既夕禮贈奠幣於棧左服宰由主人之
北舉幣以東賻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坐舉之反位周禮小宰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
含襚贈三者正宰夫所有事也或云宰夫或云宰通小宰與
宰夫言之士無家臣而於舉幣者亦名曰宰疏以宰爲上卿
未詳所據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軻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

類坐委於殯東南隅

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嵩燾案覲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鄭注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既夕禮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奠幣於棧左服由馬西而當前輅則是馬在車西矣與覲禮異自下由路西謂設乘黃大路者先入居前客使者由下出路西以升上云執圭將命下云坐委於殯東南隅緊相呼應坐委者卽此所執之圭也鄭謂客使爲客之從者牽馬設於路西則與上文語複而訓下爲馬於辭亦爲不文凡禮陳幣及車馬其升降左右多就所陳明之既夕禮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與此執圭將命自下由路西正

禮二十

五

同一例而以客使二字繫之自下由路西向上蓋謂所陳者馬所以將命者圭以引起客使委圭之文聯合無間自鄭氏已不能達其文義矣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

孔疏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嵩燾案下篇云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弔以慰生者而有賻以致其儀含禭以贈死者而有臨以將其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以儀爲輕而將命以致哀者爲重弔與臨皆使者贈者上介含者禭者必皆次介弔有迎臨有送含禭贈相繼行事故禮以始終爲節臨者入門右主人禮辭三乃立於

門西終以賓禮自處孔疏之云私禮者誤也鄭注謂其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迎也送也皆以接賓也注意亦恐失之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孔疏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高燾案曾子問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私服且不敢服況受弔乎蓋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衰無相弔之義云不敢受者禮辭也鄭意似稍迂曲疏因斬衰不相爲弔遂以他國賓爲言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容君未葬而有私喪庶人之服除矣不必弔者之盡爲大夫士也不敢受弔義繫於有喪者無庸曲爲之辭也

禮二十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卷二十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終



